五、

如果你有女兒，請你平等地愛她。

讓她明白她是自由的，也是完整的。她沒有低誰一等，處事不需依附著他人的允許和同意。她可以輕盈地遊走和呼吸。

如果她還不能，你要支持她，直到一切發生。

**（吳曉樂，2023/1/22臉書貼文）**

０

說到過年，我有一個小小的，卻很悲傷的回憶。我高雄的親友都住得很近。有一年初一，我跟美珠等電梯，巧遇一位遠親姊姊，她手上提著一個籃子。我們熱絡地寒暄起來。「叮」地一聲電梯門開了，我正要踏進去時，眼角餘光瞄到電梯的地板放著三盤菜，才想著「是誰在惡作劇」，姊姊蹲下身把那些菜收進籃子裡，旋即揮手跟我們道別。我目送著姊姊的背影，詢問為什麼，美珠徐徐解釋，姊姊的父母深信「女兒不能在初二前回到老家」的習俗，但他們又想讓女兒一同享用豐盛的菜餚，折衷的方式就是我們看見的那樣。我轉過頭問美珠，妳以後會這樣對我嗎？叫我去拿菜，卻不肯見我一面，擔心我會吃掉家裡的運氣。美珠承諾，她不會這樣對我，因為她從自己媽媽那吃的苦已經夠多了。

媽媽的媽媽，我的阿嬤曾經是個非常傳統的人。她對女兒遠比兒子嚴厲，女兒成婚後，時常要求女兒們不能丟臉，必須把丈夫家人的心情放在第一順位。每逢女兒們的婚姻遭逢坎坷，她最直覺的反應就是「那先生的父母怎麼想」。在阿嬤的價值體系裡，女人自己的感受是位居末位的。

１

阿嬤也這樣對自己。

我們每年會固定去祭祀阿公，曾經，我看著阿嬤細心地擦拭供奉的、碩大的蘋果，問她，妳想念逝去多年的阿公嗎？阿嬤不假思索地搖頭，說跟阿公生活的那幾年非常痛苦，阿公除了酗酒，還時常對妻小動手。他們的長女，我的母親，因此擁有過勞且營養不良的童年。阿嬤很誠實地給予「他死了，我的日子才好過起來，所以我每年會心甘情願地去看他」，如此宛若日劇般的對白。

之所以說阿嬤「曾經」是個傳統的人，表示她變了。過去二十幾年的歲月裡，她也意識到「觀念不一樣了」。一度她也非常惶恐，覺得她信賴的倫常破碎了，她過去緊緊拽在懷裡的安全感，彷彿變成流沙般悄悄消逝。但她的女兒們始終待在她身邊，提醒她舊秩序的瓦解，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可怕。「妳看現在女生可以講話」。

在阿嬤的心目中我就是那個「可以講話」的代表。每一次回高雄，得跟她報告事業的發展。聽到一半，阿嬤就會瞇眼，滿足地拍拍我的手背說「時代不同了」，「以前女生有想法是很危險的」。

２

偶爾阿嬤也有走回頭路的時刻。

一次，我跟父母一起回高雄，我舉手問有沒有人要吃鹽酥雞，父親說鹽酥雞太油了，不健康，他不要吃。半個小時後，我坐在客廳裡默默地大啖鹽酥雞，阿嬤瞪大眼睛說，「妳爸沒有要吃，妳怎麼還跑去買」。我本來快要生氣了，但我知道八十幾歲的阿嬤，人生沒有幾次按照自己心意而活的經驗，我放軟語調，「阿嬤，可是我想吃啊」。美珠趁勢在一旁搭腔，「對啊，她想吃，我也想吃啊」。阿嬤坐在一旁，半晌，才悶悶不樂地說，「我以後不要再管我女婿怎麼想了」。

八十幾歲的她，還在練習平等地愛她的女兒跟女兒的女兒。

３

幾天前我發表了文章，收到不少女性的訊息，說明自己如何安排假期，親友給予怎樣的反應。其中最令人揪心的莫過於，最親近的人在扯後腿，甚至有網友的父母揚言要致電給先生的家人，道歉「自己的女兒太不懂事」。

我們的文化很熱衷拿孩子去比孩子，所以我要進行一個「拿父母去比父母」的動作。哼。

幾天前，晚上十一點，父親冷不防來電，我以為家裡有事，趕緊接起，豈料父親劈頭就是「除夕吃五更腸旺好嗎」，我雖一頭霧水，但還是很正直地答「好」。

事後，母親才給我還原事發現場。當晚父親愁容滿面地說，「除夕女兒不在了，圍爐少一個」。母親糾正他，「你在說什麼啊，她還是在家吃啊」。父親立即喜上眉梢，激動地說菜色務必要再加碼，於是有了那莫名的電話。除夕當晚，美珠煮了我最愛的炒蛤蜊，她還把殼給悉數挑去，美珠囑咐那一坨小蛤蜊山是「給女兒的」，只差沒有在每一顆蛤蜊上寫我的名字。餐後我起身要去洗碗，父親立刻驅趕我，「去陪妳媽聊天」。我說，「我可以洗碗啊」。父親堅持，「去聊天」。

４

我曾讀到魯迅寫的（謝謝網友Looky Kao提醒）〈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〉，「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擔，肩住了黑暗的閘門，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；此後幸福的度日，合理的做人」，我期許我們都能在某些時刻為下一代抵擋住黑暗。我的媽媽，為了我，她跟黑暗談判，「到我為止吧」。我的阿嬤，依然在練習，至少不要再去餵養、壯大那黑暗。我知道這一切都很難非常難，但困難從來不是阻止人類去愛的理由。

如吳音寧的詩，「你說愛／像危崖一朵花／要去／要去／有點害怕／也要攀過去」。

我祝福大家如兔子般跳騰危崖而無傷，爆竹一聲除舊祟。睜開眼睛，天空又比昨日清亮了一些。新氣象來了，它快到了。